

张 炜

朱又可

行者的迷宫

(全新修订版)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张 炜

朱又可

行者的迷宫

（全新修订版）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者的迷宫：全新修订版 / 张炜，朱又可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ISBN 978-7-100-16352-1

I. ①行… II. ①张… ②朱… III. ①张炜—访问记
IV. ①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0986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行者的迷宫

(全新修订版)

张 炜 朱又可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6352 - 1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40 1/32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4¹/₄

定价：65.00 元

不，我不是行者，那是一些了不起的人。我追赶行者，直到走进他们的迷宫。

——张 炜

前言 从锦鸡岭下到白云湖畔的长谈

朱又可

2011年4月11日，我从广州到济南，目标是采访张炜，就他的39卷本小说《你在高原》做一篇专访。

那天下午，在我住进张炜替我预订的山东财经学院旁边的酒店后，他就来到房间。

这是我第一次见张炜。他敲门，我打开门。他在门的一侧退后两步的地方站着。他站的姿势很端正，两手垂着，穿着西服；他的神情中有一丝警觉——是不是长期走野外养成的习惯？

进门后，我告诉了他采访计划。他说，两三个小时够了吧？我说，一次两三个小时，恐怕得打扰他两三次才行。他说，没有问题，只要我需要，他尽量调整出时间。

4月12日，采访正式开始。张炜的家就在附近的舜玉路，他手捧一只茶杯来了，像在机关上班一样。

张炜带给我崂山的茶。他喝的不是茶，是有治疗作用的药剂。他那些天患了带状疱疹。

9点钟，录音笔转了起来。

因为带状疱疹的折磨，张炜坐在那里不断地变换姿势，他说腰肋

部串痛得厉害。有时他把脚放在旁边的床沿上，嘴里偶尔发出呻吟的声音。但事情在进行中，且带状疱疹又不是一下子可以好的，这颇让我不忍。

第二天上午我们第三次聊的时候，我跟张炜说，能不能聊它三天？张炜赞同，叫我把题目“荡开了”谈。

这样，每天中午和晚上，独自一人留在房间的时候，我都在紧张地思虑，以确定下午或次日上午的话题。张炜从不问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每次都等于遭受“突然袭击”，他说有准备的谈话可能没有激情。

那些天，张炜正在装修房子，他为了跟我对话，也无暇分心装修的事了。

有时我们中午或晚上会在完成半天的工作后在酒店一起用餐，然后各自休息，以积蓄精力下次再谈。

张炜不习惯房间里光线太强烈，他总要拉上窗帘，只留一点缝。这样，在暗淡的光线中，他语调徐缓地讲述。

因为“荡开了”，就有了从容交谈的节奏和结构，主干和分支的题目就不断地生长，谈话的“工程”貌似从容实则紧张地一日一日进行了下去。当然，我们都发现，要聊完不断生长的话题，三天是远远不够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个人会有多重背景和不同环境与阶段的缘故，我发现，张炜有多张不同的面孔，或者，他的面孔会变，“变脸”。当他的话题转到世界文学的时候，他严肃的脸庞和斜睨的眼光，好像显现出托尔斯泰的神态来，我怀疑是不是托翁的某种东西化进去了。有一刻，我甚至看到张炜的眼睛是磁蓝色的。当他叙述少年时期在林子里的经历时，我甚至觉得他的脸幻化出某个动物譬如鹰隼

的眼神和轮廓来。当他回忆他 20 多年在胶东半岛的大山里反复穿越的往事时，我定睛再三端详他的脸，他似乎就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山东威海的朋友，相貌神情，一颦一笑，尤其加上他的山东腔，像极了。我思忖，一个地方的人都是有某种相似的。停下谈话的当儿，他就还原为最日常的张炜了。因为一连七天面对张炜，几乎一刻不停地把眼光停留在他的面容上，就像静止的电影胶片因为足够长了拉动起来就会产生运动的错觉一样，我在心里暗自定影了张炜面部变化的几张不同底片。

我住的宾馆位于锦鸡岭下，每天早上我都爬一次山。张炜自称是个“野蹄子”，特爱走路，他说只要在济南，锦鸡岭他差不多每天必爬，只是因为这些天他身患痼疾，才没有爬山。

每天我从锦鸡岭下来，吃过早饭，张炜也就准时在 9 点钟到了。我们每天的工作就开始了。

到 18 日中午，我和张炜在锦鸡岭下的聊天进行了 7 天，共 10 次，20 多个小时。最后收尾时，其实觉得有几个话题还没有聊。

张炜说，他 5 月份还去广州，剩下的话题，可以在那里补聊完。

4 月 19 日，我离开济南回广州。

2011 年 5 月 5 日，关于张炜的专题报道在《南方周末》刊出，占了三个版面，在这张报纸关于文学报道的历史上创了篇幅方面的纪录。恰在这一天，张炜到广州来领奖，他因《你在高原》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杰出作家”荣誉。

5 月 9 日，在广州白云湖畔酒店，张炜和我进行了第 11 次聊天，算是给这个专题做了了结。这次访谈前，张炜告诉我，有出版社想出版这个 25 万字的马拉松访谈，并让他征求我的意见，我自然愉快地表示同意。

那天我们聊了三个小时，张伟谈了在档案馆工作的几年所了解的“内幕性”的资料，以及他为写作《你在高原》的漫游中遇到的小故事。

当晚，《南方周末》总编辑及几位同仁请张伟在广州五羊新城的潮州酒楼小酌，大家一致赞叹他在时间上所给予的宽宏大量的“超规格礼遇”。

目 录

前言 从锦鸡岭下到白云湖畔的长谈	朱又可 1
第一章 开始，从虚构到幻想	1
《古船》：批评和道歉	2
《九月寓言》：千里迢迢背回一个鳌子	5
80 年代文学的冲劲和局限，深厚的腐殖质成长大树	9
一直在“跑”	15
渴望保留不修边幅的气质	19
为什么要写得很长？	23
“消失的分号”，厅廊连通许多小房间	30
重复是一种强调，小说的繁复美	35
自学中医	40
第二章 家族和童年趣事	49
家族往事	50
80 年代济南青年的辩论和出走	55

2 行者的迷宫

梦想成为一名地质工作者	65
“宁伽”是虚构的	69
推敲山河	73
第三章 土地和人性	81
创造出无愧于伟大作品的时代	82
写作：那个遥远的高处的“我”	86
杰出的作品与时间	90
从斗争时代到竞争时代：中国独特的家庭样本	98
人性的包含力和决定力	108
第四章 革命，承诺和飞蛾扑火	119
革命论述和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双重影响	120
革命叙事退潮后的再叙事	124
走出现代主义文学的集体忧郁症	127
自卑和模仿带来的痛苦	130
有承诺和没有承诺的人	134
第五章 行走，一些人和一些事	147
徐福东渡考	149
游走中遇到的人和事（河汉隐士；大痴士；找腿的女人； 老酒肴；蓝眼老人；“精神病”；现代鲁滨孙）	154

《聊斋志异》的故事或是真实发生的（荒野酒宴；黄鼬附身； 老李花鱼儿；阿雅的故事；一次蛇懵）	170
消失的林野	183
第六章 富翁的迷宫，熏风和世外桃源	187
企业家的故事：超级富翁的个人迷宫	188
知识分子的复杂性	201
起码要有“一毫米的理想”	203
在物质主义的熏风下变得酥软的文化耆老	206
自我苛责是知识分子最了不起的素质	209
葡萄园不是世外桃源	211
创立万松浦书院	221
第七章 漫长黑夜孕育出的一部文学年鉴	229
知识空前没有力量	230
孔子在当年是思想最解放、觉悟最高的人	234
周游世界：再也不能做一个利益的动物了	246
绕开垃圾的办法就是回到经典	254
频繁转型是没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表现	258
书的厚度只有时间才能给予	262
最重要的是绝望之后的第二次选择	264

第八章 我就像那只寻找老窝的獾	269
有深度的小说里应该听到嘈杂声	270
表达善恶交织，就是要破掉生活中的虚拟性	274
如果不能保持“一毫米的理想”	286
消失的故园和午夜来獾	289
按照市场的框子去衡定雅文学会导演悲剧	294
全盘西化和全盘本土化都是简单化	298
第九章 在阅读中感受一种酡实的钢蓝色	301
信仰与文学	302
《你在高原》的创作论：语言、人物、情节、主题、世界观	310
重复是为了强调	319
和中外文学史上其他文本的区别	326
诗歌和小说的关系	327
小说中的诗性和神性	329
第十章 只有时间才能给予的那种神秘力量	333
文学不需要迎合、取悦任何一部分人	334
“幸福”是商业主义时代利润最高的麻醉剂	337
文学批评为什么消失，批评家趋利避害	343
20 年漫游中的危险与奇遇	349
屋子大了不忍拆	358
造了两台机器	360

齐文化、鲁文化、秦文化	362
100 年来，那锅千年文化老汤仍然没换	367
 第十一章 这根弦，这根老弦仍然在弹拨	371
虚构越大，求实的力量就要投放得越强	372
韩复榘不是一副蠢样子，气质有点斯文	375
抱犊崮土匪事件	379
“文革”不是突兀发生的	380
一个 50 年代人的沉沦故事	382
游走的四个阶段	389
挂职时期，开始第四次游走（老人与英雄；蚂蚱庙；岛主； 人送外号“野蹄子”）	393
 张炜生活创作年表	407
后记	朱又可 439

第一章

开始，从虚构到幻想

2011年4月12日上午

第一次访谈

（济南锦鸡岭下）

这是第一次谈话，第一个上午。张炜说，前几天济南下了一场雨，天气还很冷，我来的前一天才升了温。阳光明媚而刺眼，但它被挡在了宾馆的窗帘外面。录音笔打开了，无声地跳动着数字。

一开始计划用两三次访谈完成采访，因此，提问的节奏是快的，企图在两个小时中包含问题的至少三分之一或一半。

《古船》：批评和道歉

朱又可：其实我曾想找个时间单纯跟你聊《古船》。以前还看过你在一个纪录片中谈创作经历……

张炜：对，谈黄河的。当时知道要拍一个纪录片，只是片名不知道。我当时在山西还是河南开会，编导在一个宾馆里找到我。我不知道总体要拍多少集，整体架构都不知道。我谈的东西放到哪里都可以，比如人跟土地的亲密关系，这个主题很常见。我说的是一个真事：一对老人回到了久别的故乡，谈起过去的事情，在炕上哭了好久。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它不难诠释。

朱又可：那是什么时候？你到黄河边去了？

张炜：好像是1986年，黄河笔会间隙，中央电视台的人赶过去了，拍摄点离那个地方比较近。我那时候30岁左右。

我当年在龙口，正和一个人聊天，偶然看到了开播的片子。后来每一集都有很多人看。我没有坚持看下去，因为当时没有那个条件，那时要到处走——放那个片子的过程，正好是我在胶东半岛走远路的时候。那是1987年底，是我在胶东走得最远的时候，那时心有点野。还记得当时走到一个朋友那里，他家里摆了一台电视，这才看了一些。

朱又可：现在看谈得很朴实。

张伟：也有人跟以前的作品联系起来做统一观，这是比较牵强的连缀，没什么意思。这段故事讲了一个永恒却并不深刻的思想，放在许多片子里都会和谐。像人和土地、乡情、故土、恋旧，都是人的常理常态，没有什么深刻的东西，更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涵。

朱又可：《古船》也有过争论。

张伟：据说当年有一些意见，这是正常的——但争论会像一轮轮的水波那样扩大，最后就不知道是多么大的事了。所以单行本出版都很难。后来好不容易出版了，也还好。

朱又可：争论时还没出版？

张伟：没出版，只是由《当代》发表了。记得发表不久正好开全国青创会，会上开始传说这些争论。会议后半截议论最多的就是《古船》。但后来出现的一系列对《古船》的评论，好评还是较多的。几年之后，否定的一方还写了一封信，让省里领导转给我看，信里说：我最近看了一些对《古船》的评论——我当年更多的是根据“耳食之言”做出了不得当的、轻率的批评；对一部作品不能这么简单化，我当年那样做是不对的，希望你能够谅解，写出更好的作品，等等。但他仍然说这部作品可能是“瑕瑜不能互掩”——是这一类文绉绉的话。

领导把信转给我——信没有公开，而且是转给我看的。当年过火的批评造成的损害，对一个年轻写作者各个方面造成的损害，已经是没法改变了。当事人和旁观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朱又可：这是哪一段时间？

张炜：大概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书的出版是在 1986 年。我写的时候是 27 岁，书出来是 30 岁。书改的时间比较长。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当时指责的主要问题是所谓的“土改”方面的描写。公开发表在报刊上的还没有多少这方面的批评，但是在私下里、在会议上，有人谈到“土改”不能这样写。关键是有人习惯使用我们都熟悉的那种极“左”的语言。

朱又可：那就是本地人吧？

张炜：我跟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交往，更谈不上矛盾。他们也不是对“革命”负责，他们没有那样的理想。有个别人将书复印了，摘了一些片段，然后再上纲上线。当年不是今天，我刚 30 岁，却因为这个连起码的文学会议都不能参加，成了另类。

朱又可：是山东的会议还是北京的？

张炜：任何会议都成问题。我在《古船》之前写了一部短篇（《第一扣球手》），只涉及改革开放初期，讲有些农民实在不易……一个打排球的农民的女儿，回来看到父亲这么累这么苦，很难过。这是最朴实不过的一种慨叹，却被说成诬蔑改革开放。有关部门形成了文件，认为“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报刊也发表了批评文章，那时任何文学活动都不准我参加了。可见我的作品这之前就有了争议。

《古船》差点没能出版，直到今天还被一部分人认为是“有争议